



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实修文书 《慈乌大黑要门》试释

黄杰华

俄藏黑水城文献中,有不少写本均与藏传佛教大黑天(梵文 *Mahākāla*, 藏文 *mGon po nag po*, 译为怙主)修法有关,诸如《大黑求修并作法》(*Nag po chen po'i sguv yig bzhug*)^①、《大黑根本命呪》(或对应为 *Nag po chen po srog rtsa snags*)^②、《大黑赞》(藏文 *Nag po chen po la bstod pa*, 梵文 *Mahākāla stotra*)^③、《黑色天母求修次第仪》(*Mahākāladevisadanakrama*)^④及《慈乌大黑要门》(*Nag po chen po bya rog cad gyi man ngag*)^⑤等。此外,在拜寺沟方塔均发现了不少藏传佛教仪轨文书,如《吉祥遍至口和本续》(藏文 *dPal kun tu kha sbyor zhes bya ba'I rgyud*, 梵文 *Samputa Tantra*)^⑥显示出西夏王朝受藏传佛教影响甚深,其中以噶举及萨迦派尤为重要。事实上,大黑天乃萨迦派的重要护法,尤以《金刚幕续》(*Vajrapanjara Tantra*)内的大黑天护法(*Panjaranatha Mahākāla*, 藏文 *Gur gyi mgon po*, 宝帐怙主)为甚,^⑦是萨迦人七世崇奉的家神,^⑧特别是慈乌大黑护法,本文即以俄藏黑水城汉文写卷《慈乌大黑要门》为例,试加考察。

①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编: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6卷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42~59页。

② 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4卷,1997年,第331~334页。

③ 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4卷,第335页。

④ 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6卷,第127页。

⑤ 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5卷,第180~189页。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描述,除了孟列夫的《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》外,近有沈卫荣:《序说有关西夏、元朝所传藏传密法之汉文文献》,载《欧亚学刊》第7辑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59~179页。文章详细介绍了《大乘要道密集》及俄藏黑水城的藏传佛教文献。

⑥ 见宁夏文物研究所编:《拜寺沟西夏方塔》,文物出版社,2005年,第19~144页;孙昌盛:《西夏文〈吉祥遍至口合本续〉第四卷研究》,南京大学博士论文,2006年;孙昌盛:《西夏语译藏传佛经〈吉祥遍至口合本续〉(第十分)译释》,载沈卫荣编《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》(第1辑),科学出版社,2007年,第259~272页;沈卫荣:《西夏文藏传续典〈吉祥遍至口合本续〉源流、密意考述(上)》,载杜建录主编《西夏学》第2辑,宁夏人民出版社,2007年,第92~98页。

⑦ Cyrus Stearns *Luminous Lives: 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'bras Tradition in Tibet* Boston: Wisdom Publications, 2001, p. 248.

⑧ 王尧:《摩诃葛剌(Mahākāla)崇拜在北京》,载王尧《西藏文史探微集》,中国藏学出版社,2005年,第253页。

一 慈乌及其重要性

俄藏编号 A7 的《慈乌大黑要门》，孟列夫(L.N.Menshikov, 1926~2005)确定为 14 世纪中期，^① 均不见于《西藏大藏经》德格版及北京版，相似的题材仅有《吉祥鸦面主满足仪轨次第》(*Dpal mgon po bya rog mahi bskans kyi cho gahi rim pa*)，列北京版编号 4960，译者为 Rga 译师。^② 《慈乌大黑要门》的标题“慈乌”，对应藏文为 *bya rog*，英文为 *raven*，名为渡鸦，“慈乌”为旧译，是一种被视为不祥的大乌鸦。写卷末画有乌鸦一只，并非像孟列夫所说的鸭子。^③ 萨迦派很重视慈乌大黑护法，奥地利的内贝斯基(Réne de Nebesky-Wojkowitz, 1923~1959)提到一件《鸦头业力护法》(*Las mgon bya rog gdon can*)时，说明了对乌鸦的崇拜是萨迦派引介的。^④ 另一方面，黑水城出土的另一文书《大黑根本命咒》所附的《大黑赞》(TK262)，起首即云：“吽自性中而出生，具慈乌大名尊者”。^⑤ 此尊者即慈乌大黑护法。

此外，在《大黑求修并作法》(编号 B59)里经常提到“敬礼微妙上师”“敬礼吉祥形噜葛”等句，^⑥ 这些句子多出现在萨迦派的修法仪轨内，翻开清宫流传出民间的萨迦派修法指南《大乘要道密集》就有不少这类句子。^⑦ 《大黑求修并作法》的五言偈颂有提及慈乌大黑天：

诸毒尽消除 有情悉安稳
复回入吽字 字种刹那变
大黑名鸛乌 一面具四臂^⑧

巧合的是，《慈乌大黑要门》所描述的护法正是四臂的慈乌怙主。因此，黑水城出土的大黑天写本在主题上有着相同的来源。另一方面，《慈乌大黑要门》内的“亲心咒”有“割粹吽”一语，“割粹”或作“割戈粹”，见于《大乘要道密集·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玄义卷》：“然后么粹及割戈粹相合已”。^⑨ 可见《慈乌大黑要门》极有可能是萨迦派的修法仪轨。事实上，《大乘要道密集》内有部分法本并非元代作品，而是汉译于西夏时代，如其中的《解释道果语录金刚记》《解释道果逐难记》《新译大手印瑛珞要门》《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变迁运道玄义》《无生上师出现感应功德颂》等是。^⑩ 另一

① 孟列夫著，王克孝译：《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208页。

② 大谷大学，西藏大藏经研究会编：《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》，东京：铃木学术财团，昭和37年(1962)，第553页。

③ 《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》，第208页；另孟列夫、蒋维嵩及白滨在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6卷的叙录只说明是一动物图像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9页。今观写本可确认为乌鸦。

④ 内贝斯基·沃杰科维茨著，谢继胜译：《西藏的神灵和鬼怪》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56页；Réne de Nebesky-Wojkowitz *Oracles and Demons of Tibet: The Cult and Iconography of the Tibetan Protective Deities* Hague: Mouton & Co, 1956, p.48.

⑤ 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4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335页。文书定为西夏时代所写，可知大黑天信仰，特别是慈乌大黑护法，在西夏社会地位重要。

⑥ 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6卷，第44页。

⑦ 如集内的《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》(第56页)、《第十六种要义》(第79页)、《大手印静虑八法》(第402页)均有“敬礼最妙上师”一语。又如《大手印除遣增益损减要门》就有“敬礼大悲最妙上师等”(第404页)、《于大手印十二种失道要门》有“敬礼德王上师等”(第405页)、《大手印湛定鉴慧觉受要门》的“敬礼无比上师”(第406页)等。

⑧ 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6卷，第44页。

⑨ 《大乘要道密集》，金刚乘学会，1983年，第141页。

⑩ 陈庆英：《〈大乘要道密集〉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》，《陈庆英藏学论文集》，中国藏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85~191页。

方面，萨迦派的大黑天仪轨甚多，只八思巴帝师全集内就有不少相关法本，^①可见当日西夏在萨迦派的影响下大黑天修法何等隆盛。

附带一提，乌鸦在西夏人的神话崇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。西夏文《圣立义海》(约 1182 年)第 1 卷第 2 类“日之名义”有云：“日圆乌助，日中光大。”^②乌鸦的作用是辅助太阳，提供热量，当日光普照时，就能百代俱兴，国泰民安。因此，克恰诺夫(Evgeniy Kychanov)认为乌鸦是太阳的象征。^③《圣立义海》之说虽属神话，但亦可见西夏人早对乌鸦有特殊的感觉。

二 《慈乌大黑要门》之内容

《慈乌大黑要门》的主要内容即所谓“要门”，藏文为 *man ngag*，英文为 *instruction*，又称剂门，是一种实修指南、关键要诀，次第指导修行者实际修行方法的文字，有点像今天修行者常用的法本。大黑天，宋代称为“北方黑煞”，其狰狞之状，通过一系列唐卡可以想见。^④今观《慈乌大黑要门》中大黑天的外貌，一面四臂、咬牙裂齿、披头散发、手持法器、众狮护身、外围火焰，一若其他大黑天仪轨所说。

法本的一个特点，是修法的主题，除了起首让修法者念咒、施予供养及对慈乌大黑天作观想 (*visualization*) 外，还指示行者在恼害时，在不归敬时，可以怎样摧毁敌人：

此作法，人心头自种^⑤，出黑色光，从口中出，入恼害人。在左鼻中光头^⑥上，现一铁钩，钩取人心，左鼻^⑦中，出摄至面前。^⑧布^⑨上形状无二。此能召七遭上制本仙，念紧咒，发忿怒之相，黑戒子抱打，念亲心咒一万遍，尾添作^⑩捺，故麻^⑪野^⑫拶^⑬罢。^⑭

这种修习方式与同为黑水城出土的《大黑求修并作法》(B59)可谓异曲同工，当是同一类，如写本：

咒出无数大黑化身，远离护神。冤人用铁钩钩心，^⑮索缚项及种种器械中，遥拏想彼等，不得自在，令勾摄入前昼(画)相内，诵八^⑯二合摩诃葛^⑰也某甲马^⑱也^⑲发。咒用毒药菜子热水将画相洒泼已，然从足紧卷，以黑色线十字系定，闯葛心头，又依先出神等已，盐菜子毒药水内，蘸棘针于五根受枝节上，竖安息香上令熏^⑳。复毒将药菜子三热水，依前诵大黑间名^㉑洒泼，然与大黑伸供养，赞叹嘱咐法行，如是昼夜六时，作二十一日，此者求修法行竟矣。^㉒

这种修习要门，与今天的大黑天修法仪轨不同，多属成就法，以大黑天的加持力，让众生利益成就、生起智慧、离苦得乐。在《西藏文大藏经》里，有不少大黑天成就法(*sgrub-thabs*)、大黑天仪轨(*cho-ga*)、大黑天尊供物(*gtor-ma*)、大黑赞(*bstod-pa*)，独不见题为“大黑要门”的法本。因此，《慈乌大黑要门》

① 沈卫荣：《西夏、蒙元时代的大黑天神崇拜与黑水城文献：以汉译龙树圣师造〈吉祥大黑八足赞〉为中心》，载王尧主编《贤者新宴》第 5 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160 页。谢继胜也认为大黑护法以萨迦派为最多，见《黑水城出土西夏藏式风格唐卡叙录》，载王尧主编《贤者新宴》第 2 辑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178 页。

② (俄)克恰诺夫，李范文，罗矛昆：《圣立义海研究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52 页。西夏文《圣立义海》是一部简明的蒙童读物，内容广泛，举凡天文地理、山川草木、五伦服饰、历法、宗教等均有述及，一若汉地的《幼学故事琼林》(即《成语考》)、《开蒙要训》等。可惜现存的《圣立义海》是残本，第 2、第 5 至 12 卷皆缺失。

③ 《圣立义海研究》，第 14 页。

④ Rob Linrothe and Jeff Watt *Demonic Divine: Himalayan Art and Beyond* NY: Rubin Museum of Art, 2004, p.44-98.

⑤ 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 5 卷，第 183 页。

⑥ 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 6 卷，第 45 页。

有可能是来自其他密续经典，诸如《喜金刚续》(*Hevajra Tantra*)的父续部分，^① 又或是收录在《吉祥密集续》(*Guhyasamaja Tantra*)。^② 无论如何，众多大黑天仪轨多与摧毁敌人有关，也许是因为西夏王国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来保护国家，免受侵害。后来八思巴入元廷成为帝师，大黑天成为国家护法神，可谓其来自有，同时也反向说明了大黑天有着保家护国的具大力量，结合西夏人对乌鸦的特殊感情，《慈乌大黑要门》这类修行仪轨实有必要。

三 《慈乌大黑要门》的传承者

《慈乌大黑要门》写本起首撰有传承者名字：

罗麻尚师传罗麻没隆 罗麻角口传罗麻着吡

上述传承的角口喇嘛或有可能是拶弥译师相加思噶刺思巴(*rtsa mi lo tsa ba Sangs rgyas grags pa*)，“角”与“拶”读音相似。他于西夏出生，后来游学印度，将时轮系统(*Kālacakra*)传至西藏及西夏，^③ 成为知名的大译师及大成就者，^④ “拶弥”的“弥”(*mi*)表示他是西夏人，^⑤ 远赴印度求学，后来成为菩提伽耶及那烂陀寺的领袖。他曾翻译不少大黑天仪轨，在《西藏文大藏经》德格版，就看到他翻译龙树(*klu-sgrub*)的《吉祥大黑成就法》(*Dpal nag po chen pohi sgrub thabs shes bya ba*, 编号 1759, 北京版编号 2628)及《吉祥(大黑)尊内成就》(*Dpal mgon pohi nan sgrub ces bya ba*, 编号 1760, 北京版编号 2629);^⑥ 及《吉祥大黑尊赞》(*Rje btsun dpal nag po chen po la bstod pa*, 北京版编号 2642)^⑦。拶弥译师除了以这个名称纪录于《西藏大藏经》外，更有以西夏译师(*Bla ma Mi nyag lo tsa ba*)为名的，史伯岭(*Elliot Sperling*)在北京版《西藏大藏经》里找到 11 个与拶弥译师有关的仪轨，其中 5 个与大黑天有关，说明了他在大黑天传承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^⑧ 至于喇嘛着化，也有可能是 *Rgwa* 喇嘛(*Rgwa lo tsa ba Gzhon nu dpal*, 1110/1114~1198/1202)，^⑨ “着化”与“*Rgwa*” (一译 *rGwa*)音近。他是拶弥译师相加思噶刺思巴的弟子，^⑩ 故写本的传承是罗麻角口传罗麻着吡。据《青史》所载，*Rgwa* 译师及亚生译师曾于嘉寺 (*rGyal lha khan*) 将《时轮六支瑜伽》及《鸦头大黑成就法》(*Crow-headed Mahākāla*)传予

① 有一个故事交代了大黑天跟《喜金刚续》的关系：有一次忽必烈要帝师八思巴(*Phags pa*, 1234~80)翌日讲解《喜金刚续》，但八思巴既没有法本，又不懂此《续》，幸好晚上有一老婆罗门大黑天(*Brahmin-Mahakala*)带来了法本，问题才解决，见 *Demonic Divine: Himalayan Art and Beyond* p.97。萨迦派的《吉祥金刚幕怙主及十忿怒尊成就法日修简明》法本前言也说明嘛哈噶拉的应化源流记自喜金刚不共识续《金刚幕续》第十五品。

② *Demonic Divine: Himalayan Art and Beyond* p.97, note 51.

③ Ronald M Davidson *Tibetan Renaissance: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* Delhi: Motilal Banarsidass, 2008, p.281.

④ Elliot Sperling ‘*rTsa mi lo~ts~ba Sangs~rgyas grags~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-Tibetan Relations*’ *Tibetan Studies: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*, Fagernes, 1992, p.801.

⑤ Ronald M Davidson *Tibetan Renaissance: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*, p.334. 有人认为他是西藏人，有的认为他是木雅(*Mi~nyag*)人，木雅属西夏版图，故他可算是西夏人。其说见美国哈佛大学的范德康(*Leonard van der Kuijp*)《拶也阿难捺：十二世纪唐古忒的克什米尔国师》，载王尧主编《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》第 14 辑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345~346 页。

⑥ 宇井伯寿，多田宗观，铃木宗忠，金仓圆照合编《德格版·西藏大藏经总目录》，华宇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278 页。

⑦ 大谷大学、西藏大藏经研究会编《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》，铃木学术财团，昭和 37 年(1962)，第 255 页。

⑧ *rTsa mi lo~ts~ba Sangs~rgyas grags~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-Tibetan Relations* p.813~814.

⑨ “*Rgwa*”非藏文拼写，Ronald M Davidson 译作 *rGwa*，本文姑从史伯岭(*Elliot Sperling*)说。

⑩ ‘*rTsa mi lo~ts~ba Sangs~rgyas grags~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-Tibetan Relations*’ p.801.

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(*Dus gsum mkhyen pa*, 1110~1193)。^① 此外, *Rgwa* 喇嘛曾将大黑天仪轨及《时轮六支瑜伽》(*Dus 'Khor sbyor drug*)传予 *A seng Rdo rje*, 后来亚生多杰成为帕木竹巴噶举 *Rdo rje rgyal po*(1110~1170)的老师, 因而帕木竹巴噶举有不少大黑天的法本。^② 事实上, *Rgwa* 喇嘛的老师拶弥译师早已翻译时轮系仪轨, 师徒一脉相承。^③ 帕木竹巴噶举(*Phag mo gru pa Bka'brgyud pa*)的 *Khams sprul rin po che Don brgyud nyi ma*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曾在印度出版《吉祥智慧大黑续》(*Dpal ye shes kyi mgon po 'I rgyud*)及《乌鸦母及护教者法类》(*Bya rog ma bstan srun bcas kyi chos skor*)两个系列的大黑天仪轨, 其中与拶弥译师有关的慈乌大黑天仪轨有 5 种, 分别是《吉祥事业怙主黑乌鸦面死主命钉》(*Dpal Las kyi mgon po bya rog gdong can gsod byed srog gzer nag po*)、《吉祥具乌鸦名怙主续沸腾血海损心死主如刃续》(*Dpal Mgon po bya rog ming can gyi rgyud khrag mtsho khol ma snying 'byin gsod byed spu gri lta bu 'i rgyud*)、《乌鸦怙主内成就法》(*Mgon po bya rog can gyi nang sgrub*)、《具乌鸦名息增怀业火供》(*Bya rog ming can gyi zhi rgyas dbang gi sbyn sreg*)及《乌鸦大黑事业法》(*Nag po chen po bya rog can gyi las kyi sbyor ba*)。^④ 其中《吉祥具乌鸦名怙主续沸腾血海损心死主如刃续》的末页注明是拶弥译师传予 *Rgwa* 译师,^⑤ 可见二人与慈乌大黑天仪轨关系密切, 论证虽然不大严密, 但《慈乌大黑要门》提及的角喇嘛及着化喇嘛, 与拶弥译师及 *Rgwa* 译师不无关系。

四 写本整理

《慈乌大黑要门》字体文句均欠佳, 现将写本整理如下, 内有□为缺字、〈〉为模糊, 不能辨别之字。

慈乌大黑要门

师传□□: 罗麻尚师传罗麻没隆

罗麻角□传罗麻着吡

夫修习者, 意乐宫内结加(伽)夫坐, 未作定时, 先念净法界呪。念“揽”字二十一遍, 自身清静, 遍法界众生, 尽皆清静。然伸五供养, 发菩提心。“唵”“哑”“吽”三字, 拈^⑥受自身, 顿成慈乌大黑, 一面四臂、咬牙列齿、作我漫坐。炽身严九龙, 上二手: 上右手执智剑, 上左手持棍棒。下二手: 右手持人心, 左手持法椀, 满成魔血, 似吃饮相, 散发顶严。不动佛额严五骷髅, 三目穿虎虎皮, 拈横^⑦施^⑧正〈伴〉, 有四师^⑦子, 头青黑色, 头散发, 赤黑色; 左伴有四师^⑧子, 头铁色, 面前黑色。慈乌头立九施^⑧业云, 立其施^⑧, 各具三目, 穿虎皮, 拈尽持钩, 兼并法椀, 各一而二臂, 行

① George N Roerich *Blue Annals* Delhi: Motilal Banarsidass, 1988, p.475.

② *Luminous Lives: 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'bras Tradition in Tibet* Boston: Wisdom Publications, 2001, p.19.

③ 沈卫荣: 《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——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》, 《历史研究》2006 年第 5 期, 第 31 页。

④ 史伯岭(Elliot Sperling)将两个系列与拶弥译师有关的大黑天仪轨悉数列出, 标示出卷数及序号, 共 40 种, 见 *'rTsa mi lo-tśa Sangs-rgyas grags-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-Tibetan Relations* p.814-818.

⑤ *'rTsa mi lo-tśa Sangs-rgyas grags-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-Tibetan Relations* p.816.

⑥ 应作“撮”。

⑦ 应作“狮”。

⑧ 应作“狮”。

人所作增长已。自前想心间成八叶莲花，中间有红色月轮，上想黑色“吽”字，口转同围绕^①，八辐轮外绕杵，外绕^②火焰，自作本佛，我慢如火焰，在已须弥山顶上，已（复）是如增长智仏，智仏心中轮辐，自种已（复）增长自身慢，摇念呪中心，顿想我慢，心中轮转，转时出光与会仏已，出二光相接。诵呪百遍已^③下不可。诵呪毕时，若皮腾时，面前制一净器，满成施食入肝，血萝莆^④、葱、蒜。“唵”“哑”“吽”三字^⑤受，“唵”字成器，“哑”字成甘露，“吽”字召仏。然此念吃食呪：唵 磨 诃 葛 粹 折（罗）萨，磨诃割啰吽罢。帝斯曼布车布吽依怛麻慄喝喝^⑥。

大黑根本呪

唵 磨诃割罗折萨粹 阿巴割令^⑥我 搜搜喝 搜喝搜^⑥ 并啰折吽吽 麻粹麻粹 割啰啰啰 吽吽帝斯 麻曼布车布吽命吃捺麻啰啰啰（萨诃）吽吽罢

随意呪

唵 磨诃割啰吽罢 唵常娘娘娘悉（化）娘娘娘合光麻啰吽吽罢

亲心呪

唵 磨诃割粹吽罢

施^⑥共呪

唵 磨诃割啰也 厮箕南南南吽吽割啰吽 吽罢

共施食呪

唵 磨诃割啰也 了悉麻曼布车布吽依打麻慄喝喝^⑥

修习人若恼害时，觅死人，布施大小一寨黑羊，血草（乌）头，执与种集，墨口砚尽，恼害人形相，黑（戒）子，念呪加持。此作法，人心头自种^⑥，出黑色光，从口中出，入恼害人。在左鼻中光头^⑥上，现一铁钩，钩取人心，左鼻^⑥中，出摄至面前。^⑥布^⑥上形状无二。此能召七遭上制本仏，念紧呪，发忿怒之相，黑戒子抱打，念亲心呪一万遍，尾添作^⑥捺，故麻啰野捺吽罢。此人已发灾难，修人习随意，修习人依法修习。若人不归敬时，荷梨（勒）五谷、五种香药，（苟）^⑥兜^⑥子心种集，灌切心中，（欲）死人斤系口。如修习人面前道一寨，坑埋之，此能长诵呪加持。如富有人不信心，人若不归敬，尽皆^⑥捺（摄）入心内，如此念呪加持，念亲心呪一万遍，尾添所永随意吽吽罢，尽皆成就。此修习人，别人生镇损^⑥心，化皮上妇女，（悦）水与墨砚，画此形相，其心头书一喝^⑥，制在三面^⑥塔心内，埋在行人门脰，常是起嗔口心达此人，见修习人（将）生罢悖心，此人不敢正聚求，随意修习人，凡有^⑥私^⑥净论时，妇女月水大珠同砚横死人心头去取，合集一处，涅二面人，一似官人，一似净论人，净衣书上本仏字种。其二，面人相皆妇女头发，斤复念根本呪一万遍，白戒子抱打，修习人所求，随意习人一切意类鬼神，一切意类护法神，如恼害时，修习人融一（白）身作种种拥护口，大肉羊血摇旗，次念紧呪，召智仏放广大施食，所有作^⑥捺一万遍，麻啰啰啰吽吽罢，不能为害。修习人所求成就，次念呪时，施食

① 应作“绕”。
② 同①注。
③ 应作“以”。
④ 应作“卜”。
⑤ 应作“摄”。
⑥ 应作“嗔损”。

禅定，不许〈间〉阙，不许乱乱穿。若为^①师勅，所作不成，护神长是作害。依修所求，圆满众人，归敬。夫修习者所作，作行先念冻足三十万遍，然后所作法，皆得成就。伸五供养，依法不作，不能所成。

五供养真言

唵 麻拶啰布悉并吽

唵 麻拶啰六并吽

唵 麻拶阿罗迦吽

唵 麻拶遏你吽

唵 麻拶你未帝吽

四面呪

唵 𑖀磨你你你你吽吽罢

唵 吃你你你你吽吽罢

唵 吃令诃巴埋埋埋吽吽罢

唵 麻拶令拶吽吽罢

□ (四) 面呪

唵 醉麻你你你你吽吽罢

唵 唵唵唵唵

唵 吃令诃你你你你吽吽罢

唵 吃令诃巴埋埋埋埋吽吽罢

唵 麻拶令拶吽吽罢

(前缺)……手印执持南无降魔杵，我今归命南无称赞礼

南无南〈方〉妙音，南无宝生仏，其身口色，南无放光明。南无手印执持摩尼宝，我今归命南无称赞礼。

南无西方极乐，南无弥陀仏，其身红色，南无放光明。南无手印执持南无妙莲花，我今归命南无称赞礼。

南无北方𑖀仪，南无𑖀仏，其身绿色，南无放光明。南无手印执持，南无交降魔，我今归命南无称赞礼。

南无中方毗卢，南无遮那仏，其身黄色，南无放光明，南无手印执持，千𑖀轮，我今归命南无称赞礼。

从写本可见，抄写者的语文水平不高，文多错讹、同音俗字者多。西夏曾有大型的度僧活动，但他们的知识水平不高，^②反映在写本里，一若敦煌莫高窟的世俗文献。

五 总 结

通过黑水城发现的一系列大黑天仪轨，再一次证明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影响力。《慈乌大黑要门》提及的拶弥译师及 *Rgwa* 译师，其活动时间正是西夏仁孝在位的时期(1140~1193)，仁孝天盛年间刊行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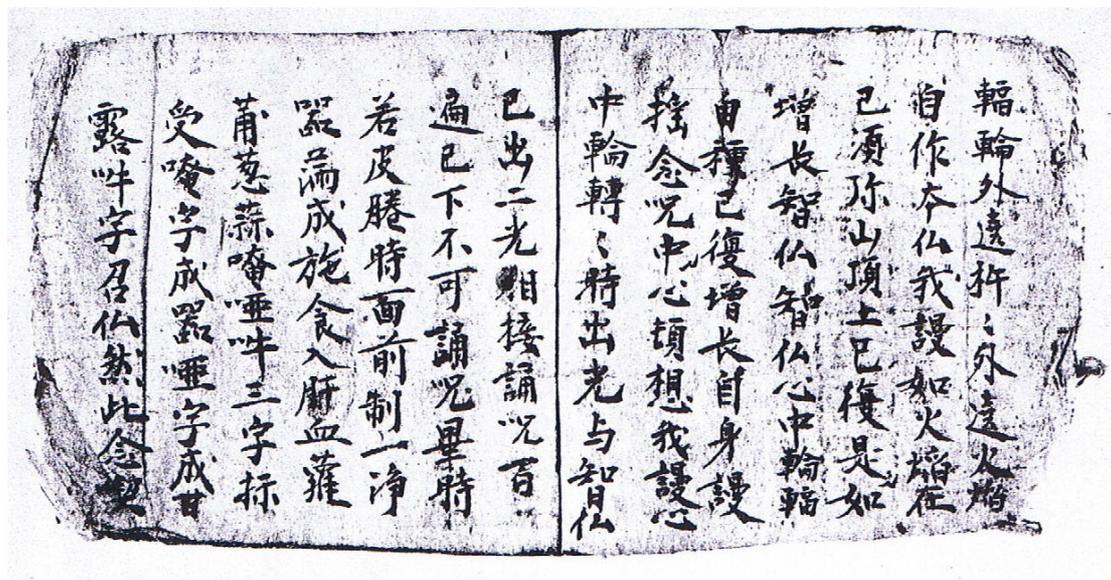
① 依文意应作“违”。

② 史金波：《西夏佛教史略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37页。

西夏文法典《天盛旧改新定律令》第 11 卷就列明，出任僧官者需由精通藏语者审核，^① 藏语及藏传佛教的特殊地位，在在反映在众多出土的写本上，部分藏传佛教僧侣，如噶举派的藏卜巴、智金刚、贤觉帝师；萨迦派的玄密帝师、贡噶宁波的弟子大禅巴、萨迦三祖的弟子觉本以及来自迦湿弥罗的大译师“拶也阿难捺(Jayanada)”，^② 均对西夏藏传佛教有着一定的影响。另一方面，大黑天是萨迦派及噶举派重视的护法，修仪轨特多，故他们带着彼此的传承，来到西夏后广事翻译，黑水城的一系列大黑天写本，在在表示出此护法在西夏的受欢迎程度，甚至是国家重要的护法，一直过渡到元廷，终在八思巴的领导下，成为元朝的大护神。

总括而言，《慈乌大黑要门》应是从一个藏文本汉译，由尚喇嘛传予喇嘛没隆，另由拶弥译师传予着毗译师，由于早期的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的定位不甚严格，就传承萨迦派道果法而言，既有萨迦派上师，也有噶举派的，^③ 萨迦派喇嘛本身也有噶举派传承，故写本不能断定属于某一派，但是可以肯定与萨迦及噶举派关系最密切。写卷虽说是元代写本，但假若传译者是拶弥译师及 Rgwa 译师，那就表示在西夏时代，特别是在西夏仁孝在位期间，大黑天修仪轨的需求甚殷，译师亦有求必应，翻译了众多相关法本，仪轨流通后，陆续有人传抄，一直经元廷保留下来。

附图：《慈乌大黑要门》写本



(作者通讯地址：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)

① 《西夏佛教史略》，第 53 页。

② 相关数据可参考范德康：《“拶也阿难捺：十二世纪唐古忒的克什米尔国师》，载王尧主编《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》第 14 辑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341~351 页。

③ 其中一位即大乘玄密帝师，见陈庆英《〈大乘要道密集〉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》，第 189 页。